

著 杨晨

GAN EN ER SI

BAIHUALIN XIAOYUAN CHANGPIAN
XIAOSHUO XILIE

我想我再也不敢坐在我的阳台上晒太阳了，
我害怕看见窗外的泥土，
我害怕看见那里面会伸出一双枯瘦的手，
那双手举着它袒露于阳光下的灵魂，
在虚隐中舞蹈，在流逝中燃烧。
而现在，这一切就这样走掉了，
如此安静，如此真实，
已经陷入了无法叙述的恐怖。



感恩而死

白桦林校园长篇小说系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桦林校园长篇小说系列

感恩而死

杨晨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桦林校园长篇小说系列(感恩而死)/杨晨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54-2345-0

I.白…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028 号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胡雁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8 插页:10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646 千字 印数:6001—9000 套

I·1806 定价:57.10 元(共 5 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册定价:13.00 元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

王玲 张国贤

李智勇的平面设计

花花/黄程/金豆/王玮丽/任昊/金博/闪树理/韩

晓雷/寇晨的文字输入工作

“五囊”乐队

符博和他的“奠”乐队

刘莹 曹琬 王丽芳 朱蕊 吴洋

以及所有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们 !!!

献给我的师父刘民选先生



A

“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①

.....

.....

爸爸没有告诉过我：陶逸是个漂亮的孩子，是馋嘴娃娃。不过我家门前倒是有一条大路，但哞哞奶牛从没走过，^②只有一辆辆疯狂的汽车。

那是哪一年呢，市区开始大兴土木，无数的斯太尔或者解放牌卡车拉着建材飞驰而过。有一天的中午很热很热，表姐向马路中间跑去，我坐在路边等她，啃着我的娃娃脸雪糕。就在我的注视下，她被那辆车铲了起来。表姐飞出去很远很远，她最终也没能捡回那个漂亮的粉红色蝴蝶发卡。

而那天的太阳是那么的艳，让人睁不开眼。我第一次



知道鲜血其实是暗红色的。我的娃娃脸雪糕掉在了地上。

表姐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女孩，其实她的面孔早已模糊了，只是在照片上你还能触摸到那张笑脸上清楚的酒窝。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愿想起或者说不敢想起这事儿，奶奶甚至还专门从小周庄找来了一个瞎眼的老太太，她穿着藏蓝色大襟衣服神情木然，举着我的裙子站在路边叫着，叫着：

“陶逸，回来吧，陶逸，不怕，陶逸，回来吧……”

“陶逸……”

从此我开始害怕粉红色、发卡和蝴蝶，我觉得那些粉红色就像是生命在暧昧地张牙舞爪。我开始拒绝别人夸我很乖，总想把自己搞得像个男孩儿。很快我就喜欢上了曹操，并很迷恋“枭雄”（英雄的下场总是悲惨、无法自控的），后来我发现了希特勒，再后来也知道了尼采。现在，我却不知道该说我敬慕谁了。

那时我的头上还有两条辫子，但在另一个很热很热的中午，我笨手笨脚地把它们剪了下来。我那把不锋利的绿色小兔剪刀，一点一点地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

大家都睡了。又高又空的老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喀嚓，喀嚓……

表姐和陶逸曾经是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孩子。现在亲戚们还会念叨，说表姐是个多么乖巧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从三岁开始每天在幼儿园得小红花，从四岁开始学钢琴被



认为是个天才。如果那天不出事儿，第二天她就会穿上那条小白纱裙子，准时地出现在青少年宫的礼堂，当汇报演出的主角儿。

那条裙子是我妈买给她的，我也有一条是绿色的。但我一直暗暗认为表姐的最好看，可它最终还是和面目全非的表姐一起被推进了火葬场。很多时候我都在怀疑我究竟更想念表姐还是那条裙子。

那时候大家也喜欢我。因为我会背很多很多的古代诗文，并且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编古体诗。我能像聚会上的劳特累克一样用油画棒描述别人的神态，参加了很多儿童画展并获奖，总之在上小学前我几乎是一个所谓的神童。

我的妈妈不会弹琴，她身上总有一股医院的味道。我的爸爸读过很多书，可他是个军人。他们很爱很爱陶逸，可我却从不曾是个馋嘴娃娃。陶逸的动作比斯蒂芬^③还笨，小朋友们不喜欢和她捉迷藏、扔沙包，她也不会跳橡皮筋。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给自己虚构一个精神家园。陶逸从没看见过正从路上走来的那头哞哞奶牛，从没数清过天上的星星，她注定被抛弃了。其实在出生时我就只是一个体重 1.5 公斤的早产死婴。她的一切就和每一本书一样虚空。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到达那一片野玫瑰正不停开放的小巧绿园^④之中。

表姐可不一样。海湾战争那年她没有任何反应，她知



道那和自己无关根本不用忧心忡忡（也许她从没听说过萨达姆），她也无须为了两千多年前的某场争论而大伤脑筋。她明白只要用她细长的手指在那架笨重的国产钢琴上敲打对某个音符，我的姨就会不停地往家里拿新衣服布娃娃还有烤羊肉串儿。如果她能长大，一定是个最美的花瓶。

晓洁是表姐的名字，这就像是一个假名。不过她已经死了那么久，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她喜欢听我讲故事，哪怕我讲的是“商山四皓”^⑤之类无聊的东西。每个礼拜天姨会带她来我家。她总要领着我去对面的小店买娃娃脸雪糕。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很热很热的中午（热到什么程度，我已无法形容）。我们穿过马路回家时她的发卡掉了，粉红色的蝴蝶发卡。那天我们梳着一样的辫子，我的发卡放在家里，后来我就把它们藏得再也找不到了。那天我讲了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在那之前，我曾很多次在联欢会上重复它。但我发誓，从那以后，我再没讲过这个也许很迷人的故事，再也没有。

直到上个月。那个晚上丁玥住在我家，半夜没有月亮，我又讲起了这个故事，讲得很生硬，并不动人。丁玥却哭了，也许与故事无关，但我真的看见了那和珍珠一样的泪水。

我总是下意识地把表姐晓洁和丁玥联系在一起，其实她俩只是都长了一双明亮而空洞的眼睛，一样漂亮而已。丁玥从没有弹过钢琴，她甚至搞不清七个基本音阶的全音



半音关系。表姐也没谈过男朋友，只是和她家楼上那个叫宋木的哥哥很要好，她死的时候好像才十岁。也许是因为她俩都酷爱白色裙子、蝴蝶标本和烤羊肉串儿。我承认今天想起晓洁，是因为同学丁玥的一个电话。当时我正琢磨着写点儿什么，接到她的电话就想起了表姐，可到现在都没动笔。也许是因为这一切乱得毫无头绪。那时我刚刚八岁。

我已经跟你说过，晓洁死了，然后我慢慢变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找不出这之间的联系。也许她的死我得负有一些责任，但那时我比她还小，我也不是司马光，那又不是一口缸，只是一辆我毫无办法的疯狂卡车。

我甚至在车撞上去的那一瞬间忘了叫她一声，我吓得呆住了，我站在那儿，然后我就拼命地往家跑，我不知道当时我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尖叫分贝有多高。我只是拼命地往家跑，拼命地叫，拼命地跑。

那片粗糙的柏油路面，那个酷暑的正午，暧昧的粉红色蝴蝶发卡，我掉在地上的娃娃脸雪糕。

其实我和表姐的感情也许并不像他们形容的那么好，小时候我就说过，我跟她“没有共同语言”。可我——她最小的亲戚——居然成了她死时家里惟一的目击者。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正在发生的死亡，很平淡，根本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可言。因此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形容“一个小小的阴影而已”。可事实上和这次相关的很多东西，它们一直压



得我透不过气来。

表姐死之前我吃过那么多的娃娃脸雪糕和其它东西，可似乎从没产生过热量。而从那个正午以后我吃过的所有东西突然开始产生作用，我以惊人的速度长高，然后发胖。但现在大街上再也没有人卖娃娃脸雪糕了，表姐也已淡化成了一个符号。我只是无数次在梦中重回那个能把一切融化的酷暑正午，最清晰的，是太阳，那么刺眼。我固执地认为在那个正午太阳是倾斜的。

一想到无法控制的东西，我就会激动而且语无伦次，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一切我都是无能为力的。

6 现在我很安全，呆在一个 23 度的房间里，空调运转正常（可以听见滴水的声音）。用双手拍死了一只蚊子，准确无误，看着我的血从那挤扁的体内流出，令人恶心而充满快感。

突然间所有童年的碎片重现，我一直在寻找并试图抛弃它们。

我知道伴随我的只有那枝掉在地上的娃娃脸雪糕和“喀嚓喀嚓”头发被剪掉的声音。我想我必须得不停地告诉自己，哞哞奶牛没有从那条路上走来过，你也不是馋嘴娃娃，从来不是。



①②③④ 请参阅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

⑤商山四皓，汉朝初年隐士。



B

1) 我感到无法抑制的窒息，坐起身来，一切在沉静的夜里安详地痉挛着。从入睡后我就被迫狂奔于无数古怪却毫无启示的梦境。

我抱紧了胳膊，无法记起它们，一切却又清晰重现，我睁大了眼睛，其实这夜的颜色并不深。

走过了无数湛蓝的天空；什么东西撕咬着我却并不疼；两个阴影趴着不动；人们在聚会上欢笑与欢笑无关；死者递过来的酒杯被我打碎；我究竟想要抓住什么；那个巨大的粉红色物体向我袭来消失无踪；我的身体穿过一片又一片洁白的塑料刀锋；我伸出双臂召唤；太阳啃着青草；他们躲了起来呻吟我写下的不属我的诗章；一座座塔斜入河中。

梦掐紧了我的脖子，幻想顺流而下。我无法把这似曾相识的梦境与什么相关联。我只想睡着，却做不到，现在我该干什么好。我的肉身不坏，青春期却早已消亡，我真



的还很年轻，把血抵在墙上，褐色的，褐色的。现在那盘儿不知名的六十年代迷幻给了抚慰我的力量，可我却无法找到身体消失的地方。

2) 你妹觉得怎么样，我在电话里问老陆。他说，她觉得看不懂她说那根本就不是让中学生看的小说，你哪天过来拿吧。我说那是校园小说，只是问题不是在于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怎么样讲故事。我下个礼拜就开学了。

3) 天刚亮就去上学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他抓起书包神经质地冲出家门。在路上买了一个过期面包忘记付账被叫住给钱。我的某个同学终于赶到了教室匆匆忙忙，离早读时间还远却挤满了人，补作业聊天或者吃早餐，时间大概是六点五十三分整。

我的呼机显示屏已经换了一种画面，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傻乎乎的小男孩坐在一辆奔驰着的大巴里向外招手（这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非常危险），而旁边有一行欢快的文字“Beck To School!”是的，现在就是九月一日的清晨，我们已经开学了。

这时我接到了小左打来的电话，我爸去开会了，嘱咐他从今天早上开始每天叫我上学。放下电话我继续睡。昨夜的梦把我搅得疲惫不堪，而睡眠在太阳高升的上午又总是无比香甜。



4) 下午打预备铃之前我赶到了学校。

从我家到学校步行不到十五分钟，我是一个学生，到这儿来行使我的本分，我不知道这是个上升还是下落的过程。我只是学生，在家是，在外面是，到学校更是。我也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我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十五岁发育的过程中。我刚刚经历了一个暑假，现在我将开始新的学期，我要重新归位。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上升还是下落的过程。当然我并没有产生什么质变，到学校从他们跟我打着陌生的招呼起我就发现自己的脑子还是乱糟糟的。我的同学们，一张张脸并没被这个热得惊人的夏天融化掉，似乎永远都会这么扭曲而正常，我有点儿不敢看他们。明白了和他们的距离我永远都只能是个局外人，可我想，我们都还是十五岁左右。

排在队伍的最后我跟着他们走进了那个破败的物理实验楼，上课的实验室位于三楼西头，在那间又长又大的屋子里，弥漫着冰冷的灰尘气息。

我一个人从后门进去，坐在明天可能就不属于我的位置上，我没人说话（他们和我相隔两排）只能去啃自己的指甲。当我习惯性地注视着黑色厚重的窗帘时，恐惧与压抑突然不期而至。现在外面到处是九月天色的阳光，透过窄窄的缝隙射在墙上。电灯刚被人打开了，老师喊着“上课”。上课了，在八根电棒的照射下却仍感觉不到一丝光



亮。我紧紧地盯着窗帘，它们从没被人拉开过，将永远遮在墙上，于无数深邃的夜里，压住刺耳的尖叫和哭喊。我知道；我已看到。

5) 晚上杜丽把电话打到我家，她很平静地告诉我明天不用去学校了。我早已预料到，所以也很平静。我猜现在在她家沙发上可能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在笑，放下电话她会说“一个学生”。杜丽是我的班主任，这个离过三次婚的女人每天把日渐稀少的头发梳得又光又亮。她最近那个男朋友是学校对面“稻香村”的老板，一个大肚子的四川人，他们刚刚吹了。杜丽跟我说你应该在家反省一段儿，我告诉她我知道我错了是得好好想一想。搁下电话我想我到底应该反思什么，然后打开冰箱拿出一盒叫做“真爱”的冰淇淋。

下午的事儿是这样的，我坐在实验室里看别人做实验，就是用那种做工粗劣的装有四个轮子的木盒——小车从一米长的板子上滑过去计速度。我承认有点儿羡慕他们，因为连用这种“高价优质”教具进行重复动作的权利我都没有。我是咎由自取，当初刚转到这所学校，我在第一节物理课上扇了那个骂我“圣蛋”的女孩儿一巴掌，然后理所当然地被逐出了教室。平常站外面，实验坐最后（最后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无论指顺序还是结果）。不过能有张吱吱呀呀响的板凳就得感谢上帝了，可惜我什么信



仰都没有，所以只能坐着啃自己的指甲了（这不是好习惯）。

现在又回到啃指甲的问题上了，当时我坐着很想拉开三米外的窗帘，看看外面的动静。我目睹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无聊的实验，感到烦躁不安（从李莎喊上课开始），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混乱无序的梦中继续奔跑，正在努力穿过一个又一个燃烧的太阳，穿过一次又一次撕裂的嚎叫，无数个重新排列的昨天，黑暗笼罩中的焦躁舞蹈。

幸亏我发现了可以打开的抽屉，那情形就像一个孩子在寂静无人的午后打开了自家的柜子，躺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棒棒糖。抽屉里涂满了足以传世而不朽的字画，夸张了点儿，其实只是和厕所文学没什么区别的东西。画迹拙劣，却吻合最原始的想象，被扒光了的男男女女们一目了然。我无须抄录，找来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演示。还有那些和小时家属院儿墙上一样的那种句子：

“吴××是大傻B”

“王×吃屁变蚂蚁”

“找一个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告别单身”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里的○○很精彩”

“太阳底下阳光灿烂，我们学校破破烂烂，一个校长名叫混蛋，十个老师全是笨蛋”

“李××和孙××在床底下干”

在实验室里发现这些让我有点儿兴奋，大概它们早就